



儿童文学红色经典丛书

王愿坚 著

后代

HOU DAI



 中共党史出版社

后代

HOUDAI



王愿坚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代/王愿坚著.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4. 4

(儿童文学红色经典丛书)

ISBN 978-7-5098-2589-1

I. ①后… II. ①王… III. ①儿童文学—短篇小说—
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56093 号

出版发行: **中共党史出版社**

责任编辑: 黄 艳

复 审: 吴 江

终 审: 赵建忠

责任校对: 龚秀华

责任印制: 谷智宇

责任监制: 贺冬英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

邮 编: 100080

网 址: www.dscbs.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145mm×210mm 1/32

字 数: 98 千字

印 张: 6.25

印 数: 1—5000 册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98-2589-1

定 价: 17.00 元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业务部联系
电话: 010-82517197

序

孙建江

大约三年前，我就知道中共党史出版社打算尝试出版儿童读物了。儿童文学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党史社的编辑朋友曾屡次向我咨询有关儿童文学丛书形态和联系版权事宜，已持续两年多了。现在，编辑朋友给我发来了这套儿童文学丛书的作者名单及其作品篇目。看来，这套书终于要以“儿童文学红色经典丛书”的形态集合起来，呈现给儿童读者了。

还别说，“儿童文学红色经典”这套书，还真适合中共党史出版社来重新出版。难怪当初党史社的编辑朋友与我联系有关事宜时，谦逊而恳切，还显得信心满满。这套丛书的三个关键词“红色”、“经典”和“儿童文学”，也确实值得中共党史出版社的编辑同行们不断尝试，并且有所作为。

红色，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它的含义和指向是明确

的。红色象征着热情和活力，也象征着爱和奉献。在我们国家，红色当然与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所进行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有关。红色者，用以隐喻文学作品的主题和价值取向，当然是积极向上，给人鼓舞，催人奋进。

中共党史出版社，本身就是以“中国共产党历史”为名称的出版社，它的主要任务是为中共历史和中国革命史的研究、教学、宣传服务，以史鉴今，资政育人。中国共产党成立迄今90余年所创造的辉煌业绩，举世瞩目；而中国共产党曾经的失误和挫折，也是尽人皆知。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财富，而且也是中国人民建设国家的宝贵财富。“党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的历史瑰宝、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可以转化运用于现实的强大精神力量，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资源。”（李忠杰语）同样道理，中共历史也是丰富多彩的出版资源，用党的伟大成就激励人，用党的优良传统教育人，用党的成功经验启迪人，用党的历史教训警示人，也是红色文化的一项主要内容。充分运用红色文化资源，对下一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这是党史社确实可以有所作为的。

“红色”续接“经典”，表明丛书策划者们除了注重作品的内容、主题、价值取向，而更在意所选的这些红色作

品是否都经历过历史的检视和时间的考验，更在意所选的这些红色作品艺术品质是否上乘，是否经得起读者的咀嚼、品评和回味。

何谓“经典”？老实说，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未必有一个标准的答案。但我想，但凡称得上经典作品的，它至少应该具备以下一些要素吧。比如，典范性、普适性、独创性和人类情感的共通性。典范性——作品的艺术提炼高度概括。其文学诉求提升了人类认识的高度，揭示了人生的真谛，预示着某种趋势的终极走向。普适性——能够穿越时空，触及、思考和呈现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在拥有鲜明的时代精神的同时，又具有超越而开放的人类文化品格。渗透着对人类、民族和个人生存与命运的深层关切，揭示人类精神探索的历程，是推动人类走向文明的重要力量。独创性——文学作品最宝贵的是个体的独创性。没有千千万万个个体作家的独特创造，就不可能有整体文学的发展。即使是相同的母题、相同的题材、相同的叙述背景，没有独特的个体体验和发现，也不可能脱颖而出成为经典。人类情感的共通性——无论种族、地域、文化有多少差异，人类基本的欲望、渴求、认知、感受是共通的，对于诸如母爱、善良、友谊、苦难、坚强、战争、和平、幸福、罪恶等人类普遍性命题的基本价值评判是相同和相近的。真正的好作品、经典作品，必定内置了人类心灵共鸣的密码，必定含纳、承

载了人类情感的张力，简单说，必然是体现着人类之真、人性之善、人生之美。

当然，经典不是一成不变的。人类对经典作品的确定，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呈现过程。有些曾经被称为是经典的，现在已不再是经典；而有些在当时并未被视为经典的，又被后人誉为经典。这是常有的事。从这个意义上说，经典也是相对的。

把“红色”、“经典”与“儿童文学”放在一起，显而易见，希冀的是以儿童文学的方式，对下一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红色历史文化熏陶。

在我国，红色儿童文学主要是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文学书写，目前流传下来的红色儿童文学作品，主要是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建国初期这几个特定历史时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适读儿童少年的文学作品。而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乃至当下我们正在经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必然还有更多更新更好的作品，尚待我们发现和推介。

红色儿童文学创作的高峰出现在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那是一个火红的年代，创作者之多，创作面之广，风格之多样，影响之大，读者之众，蔚为壮观。涌现出了众多优秀小说家，比如华山、徐光耀、王愿坚、管桦、刘知侠、李心田、颜一烟、萧平、邱勋等。红色儿童文学创作的另一

个小高峰出现在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代表性小说家有颜一烟、张品成等。时间进入21世纪，还有一批青年作家开始红色儿童文学创作，也有了一定的影响。

考虑到精品需要相应的时间筛选，本丛书除张品成创作于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的作品，其余作品均创作于距今四五十年以前。

但无论是上世纪90年代的作品，还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作品，皆称得上是红色儿童文学作品中的代表性作品。可谓部部有影响、篇篇有特色。许多作品在当时不仅家喻户晓，而且作品的名字本身已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比如，中长篇小说中的《小英雄雨来》（管桦）、《铁道游击队》（刘知侠）、《小马倌和“大皮靴”叔叔》（颜一烟）、《微山湖上》（邱勋）、《小兵张嘎》（徐光耀）、《闪闪的红星》（李心田）等，短篇小说中的《七根火柴》、《后代》、《党费》、《普通劳动者》（王愿坚），《三月雪》、《海滨的孩子》（萧平），《真》、《永远的哨兵》（张品成）等。

我们这一代人，有许多都是读着这些作品成长起来的，这些作品，已经成了我们一代人的文化记忆。而事实上，这些红色儿童文学作品以自己特有的艺术质地感染着读者，影响着读者的情感生发和品格养成，也必然影响着读者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如今党史社重新出版这些作品，其现实意义不言而喻。

相信这些经历了时间检验的红色儿童文学，能够赢得今天青少年们的喜欢。期待党史社的编辑同行们，以此为起点，不断尝试和努力，除了整合梳理经典作品，还能逐步发现梳理和组织编辑红色儿童文学新作品，让红色儿童文学成为我国儿童文学的一个重要部分，充分发挥激励人、教育人、启迪人、警示人的积极作用。

2013年6月16日 杭州青春坊

孙建江

学者 作家 出版人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编审 副总编
浙江师范大学兼职教授
云南大学客座教授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目 录

CONTENTS

党费 / 1

粮食的故事 / 15

歌声 / 37

妈妈 / 51

七根火柴 / 67

三人行 / 72

亲人 / 78

早晨 / 95

普通劳动者 / 108

足迹 / 123

路标 / 130

小游击队员 / 141

后代 / 164

党 费

每逢我领到了津贴费，拿出钱来缴党费的时候；每逢我看着党的小组长接过钱，在我的名字下面填上钱数的时候，我就不由得心里一热，想起了一九三四年的秋天。

一九三四年是我们闽粤赣边区斗争最艰苦的开始。我们那儿的主力红军一部分参加了“抗日先遣队”北上去了，一部分和中央红军合编，准备长征，四月天就走了。我们留下来坚持敌后斗争的一支小部队，在主力红军撤走以后，就遭到白匪疯狂的“围剿”。为了保存力量，坚持斗争，我们被逼得上了山。

队伍虽然上了山，可还是当地地下斗争的领导中心，我们支队的政治委员魏杰同志就是这个中心县委书记。当时，我们一面瞅空子打击敌人，一面通过一条条看不见的交通线，和各地地下党组织保持着联系，领导着斗争。这种活动进行了没多久，敌人看看整不了我们，竟使出了一个叫做“移民并村”的绝招：把山脚下、偏僻的小村子的群众统统强迫迁到靠平原的大村子去了。敌人这一招来的可真绝，切断了我们和群众的联系，各地的党组

织也被搞乱了，要坚持斗争就得重新组织。

上山以前，我是干侦察员的。那时候整天在敌人窝里逛荡，走到哪里，吃、住都有群众照顾着，瞅准了机会，一下子给敌人个“连锅端”，歼灭个把小队的保安团，真干得痛快。可是自打上了山，特别是敌人来了这一手，日子不那么惬意了：生活艰苦倒不在话下，只是过去一切生活、斗争都和群众在一起，现在蓦地离开了群众，可真受不了；浑身有劲没处使，觉得憋得慌。

正憋得难受时，魏杰同志把我叫去了，要我当“交通”，下山和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

接受了这个任务，我可是打心眼里高兴。当然，这件工作跟过去当侦察员有些不一样，任务是秘密地把“并村”以后的地下党组织联络起来，沟通各村党支部和中心县委——游击队的联系，以便进行有组织的斗争。去的落脚站八角坳，是个离山较近的大村子，有三四个村的群众新近被迫移到那里去。要接头的人名叫黄新，是个二十五六岁的媳妇，一九三一年入党的。一九三二年“扩红”的时候，她带头把自由结婚的丈夫送去参加了红军。以后，她丈夫跟着毛主席长征了，眼下家里就剩下她跟一个才五岁的小妞儿。敌人实行“并村”的时候，把她们那村子一把火烧光了，她就随着大伙来到了八角坳。听说她在“并村”以后还积极地组织党的活动，是个忠实、可靠的同志，所以这次就去找她接头，传达县委的指示，慢慢

展开活动。

这些，都是魏政委交代的情况。其实我只知道八角坳的大概地势，至于接头的这位黄新同志，我并不认识。魏政委怕我找错人，在交代任务时还特别嘱咐说：“你记着，她耳朵边上有个黑痣！”

就这样，我收拾了一下，换了身便衣，就趁天黑下山了。

八角坳离山有三十多里路，再加上要拐弯抹角地走小路，下半夜才赶到。这庄子以前我来过，那时候在根据地里像这样大的庄子，每到夜间，田里的活干完了，老百姓开会啦，上夜校啦，锣鼓喧天，山歌不断，闹得可热火了。可是，现在呢，鸦雀无声，连个火亮儿也没有，黑沉沉的，活像个乱葬岗子。只有个把白鬼有气无力地喊两声，大概他们以为根据地的老百姓都被他们的“并村”制服了吧。可是我知道这看来阴森森的村庄里还埋着星星点点的火种，等这些火种越着越旺，连串起来，就会烧起漫天大火的。

我悄悄地摸进了庄子，按着政委告诉的记号，从东头数到第十七座窝棚，蹑手蹑脚地走到窝棚门口。也奇怪，天这么晚了，里面还点着灯，看样子是使什么遮着亮儿，不近前是看不出来的。屋里有人轻轻地哼着小调儿，听声音是个女人，声音压得很低很低的。哼的那个调儿那么熟，一听就听出是过去“扩红”时候最流行的《送郎

当红军》：

……

五送我郎当红军，
冲锋陷阵要争先，
若为革命牺牲了，
伟大事业依担承。

……

十送我郎当红军，
临别的话儿记在心，
郎当红军我心乐，
我做工作在农村。

……

好久没有听这样的歌子了，在这样的时候，听到这样的歌子，心里真觉得熨帖。我想得一点也不错，群众的心还红着哩，看，这么艰难的日月，群众还想念着红军，想念着扯起红旗闹革命的红火日子。兴许这哼歌的就是我要找的黄新同志？要不，怎么她把歌子哼得七零八落的呢？看样子她的心不在唱歌，她在想她那在长征路上的爱人哩。我在外面听着，真不愿打断这位红军战士的妻子对红军、对丈夫的思念，可是不行，天快亮了。我连忙贴在门边上，按规定的暗号，轻轻地敲

了敲门。

歌声停了，屋里顿时静下来。我又敲了一遍，才听见脚步声走近来，一个老妈妈开了门。

我一步迈进门去，不由得一怔：小窝棚里挤挤巴巴坐着三个人，有两个女的，一个老头，围着一大篮青菜，头也不抬地在择菜叶子。他们的态度都那么从容，像没有什么人进来一样。这一来我可犯难了：到底哪一个是黄新？万一认错了人，我的性命事小，带累了整个组织事大。怔了一霎，也算是急中生智，我说：“咦，该不是走错了门了吧？”

这一招很有效，几个人一齐抬起头来望我了。我眼珠一转，一眼就看见在地铺上坐着的那位大嫂耳朵上那颗黑痣了。我一步抢上去说：“黄家阿嫂，不认得我了吧？卢大哥托我带信来了！”末了这句话也是约好的，原来这块儿“白”了以后，她一直说她丈夫卢进勇在外地一家香店里给人家干活。

别看人家是妇道人家，可着实机灵，她满脸堆笑，像招呼老熟人似的，一把扔给我个木凳子让我坐，一面对另外几个人说：“这么的吧：这些菜先分分拿回去；盐，等以后搞到了再分！”

那几个人眉开眼笑地望望我，每人抱起一大抱青菜，悄悄地走了。

她也跟出去了，大概是去看动静去了吧。这工夫，按

我们干侦察员的习惯，我仔细地打量了这个红军战士的妻子、地下党员的家：这是一间用竹篙子糊了泥搭成的窝棚，靠北墙，一堆稻草搭了个地铺，地铺上一堆烂棉套子底下躺着一个小孩子，小鼻子翘一扇一扇的睡得正香。这大概就是她的小妞儿。墙角里三块石头支着一个黑乎乎的砂罐子，这就是她煮饭的锅。再往上看，靠房顶用几根木棒搭了个小阁楼，上面堆着一些破烂家具和几捆甘蔗梢子……

正打量着，她回来了，关上了门，把小油灯遮严了，在我对面坐下来，说：“刚才那几个也是自己人，最近才联系上的。”她大概想到了我刚进门时的那副情景，又指着墙角上的一个破洞说：“以后再来了，先从那里瞅瞅，别出了什么岔子。”——看，她还很老练哪。

她看去已经不止政委说的那年纪，倒像个三十开外的中年妇人了。头发往上拢着，挽了个髻子，只是头发嫌短了点；当年“剪了头发当红军”的痕迹还多少可以看得出来。脸不怎么丰满，可是两只眼睛却忽悠忽悠有神，看去是那么和善、安详又机警。眼里潮润润的，也许是因为太激动了，不多一会儿就撩起衣角擦擦眼睛。

半天，她说话了：“同志，你不知道，跟党断了联系，就跟断了线的风筝似的，真不是味儿啊！眼看着咱们老百姓遭了难处，咱们红军遭了难处，也知道该斗争，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干，现在总算好了，和县委联系上了，有我们